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27

T 5345/138

東坡全集

碑

尺牘

拾戴首

九十五首

二十七



東坡全集第八十五卷

西蜀後學張卷正校正

與范元長八首 儋耳

聶紹昌編刻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某慰疏言不意凶變先公內翰遽捐館舍聞訃慟
絕天之喪予一至於此是生意盡矣伏惟至孝承務
元長昆仲孝誠深至追慕罔極何辜于天惟此禍
酷荼毒如昨奄易寒暑哀數日深柰何柰何其謫
籍所拘莫由往弔永望長號此懷難諭謹奉手疏
上慰不次謹疏

又

東坡全集卷之八十五
流離僵仆九死之餘又聞淳夫先公傾逝痛毒之
深不可云諭久欲奉疏不遇使人又舉動艱礙憂
畏日深今茲書問亦未必達且畧致區區耳

又

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立不墜門戶千萬留意其
遠者大者勿徇一至之哀致無益之毀與先公相
照誰復如其者此非相勸勉而已切深體此意餘
不敢盡言

又

先公論往古事著述多矣想一一寶藏此豈復待

鄙言耶某當遣人致奠海外窮苦不能如意不敢
作奠文想蒙哀恕也歸葬知未得請苦痛之極惟
千萬寬中順受此中百事遠不及雷化百憂所集
然亦強自遣也

又

聖善郡君不及拜慰狀侍次乞致區區沉香少許
望於內翰靈几焚之表末友一慟之意而已

又

孫行者至尊書承孝履如宜闔宅皆安感慰之極
所諭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告亡友久矣平生不作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五
負心事未死要不食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憂
畏百爲想蒙矜察不即副來意臨紙哀噎海外粗
聞新政有識感涕靈几儻遂北轅乎未聞千萬節
哀自重

又

聖善郡君承起居佳適因侍次致下悃乞爲骨肉
保愛寬懷以待北歸也子進諸舅曾得安信否

又

毒暑遠惟孝履如冝海外相聞近事南來諸人恐
有北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

忘生矧昆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柰何
柰何老朽一言非苟以相寬者先公清德絕識高
文博學非獨今世所無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
間混混生死流轉之人哉其超然世表如千佛之
所云必矣况其平生自有表見於無窮者豈必區
區較量頃刻之壽否耶此意卓然唯昆弟深自愛
得歸亦勿亟遽俟秋稍涼而行爲佳某深欲一見
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
必深察臨行必預有書相報熱甚萬萬節哀自重

與秦少游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五
某已封書訖乃得移廉之命故復作此紙治裝十日可辦但須得泉人許九船卸牢穩可恃餘蜚舟多不堪而許見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留待之約此二十五六間可登舟並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日至通角場但相風難刻日爾已有書託吳君雇二十壯夫來通角場相等但請雇下未要發來至渡海前一兩日當別遣人去報若得及見少游郎大幸也今有一書與唐君內有兒子書託渠轉附去料舍第已行矣餘非面莫究

與楊子微二首

某與尊公濟南半生濶別彼此髮鬚雪白而相見無期言之悽斷尊公乃令閣下萬里遠來海外訪其生死此乃古人難事聞之感歎不已辱書具審起居佳安尊公已下各得安勝至慰之極某七月中必達穎昌矣回馭少留一酒款見餘况若時自重

又

某與舍弟流落天涯墻墓免於樵牧者尊公之賜也承示諭感愧不可言聞井水嘗竭而復溢信否見今如何因見細喻

與范元長六首

北歸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五
到雷獲所留書承車從盤桓比拜以須一見而某
滯留不時至遂爾遠別且不獲一慟几筵之前者
非愛數舍之勞也以厄困爲畏故爾此老繆之罪
想矜察比日孝履如宜否方此炎毒萬萬扶護哀
苦勞艱如何可言忝親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
矣不復云也獨前所見委文字不敢不留意今託
少游議其詳惟節哀自重某不敢拜狀郡君惟千
萬俯爲存沒寬心自重乞呈此紙

又

某如聞有移黃之命若果爾當自橫而廣須惠州

骨肉到同往計公昆仲扶護舟行當過黃又恐公
自湖南路行不由江卽不過黃不知某能及公前
到黃廣乎漂零江海身非已有未知歸宿之地其
敢必會見之日耶惟昆仲金石廼心困而不折庶
幾先公之風沒而不忘也臨紙哽塞言不盡意

又

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昆仲皆苦瘴痢又聞
尋已痊損不知卽日如何扶護哀苦又須勉強開
解卑心憂懸書不能盡奉囑之意唯深察此心哀
哉少游痛哉少游遂喪此傑耶賴昆仲之力不至

東坡全集 卷之六十五 三十三
狼狽某日夜前去十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留一見
尤幸某到梧當留以待惠州人至同泝賀江也速
遣此人達書

又

永州人來辱書承孝履粗遣甚慰思望比謂梧州
追及又將相從泝賀已而水乾無舟遂有番禺之
行遂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爲大
恨也同貶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天下歸仁惟逝
者不可返如先公及少游真爲冀北之空也徒存
僕輩何用言之痛隕何及其即度庾嶺欲徑歸許

昌與舍第處必遂一見昆仲未間惟萬萬強食自
重

又

某忽有王局之除可爲歸田之漸矣痛哲人之亡
誦殄瘁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迹編次著撰相
見日以授也處素因爲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戶爲
急監司無與相知者及毛君亦不識未敢發書前
路問人有可宛轉爲言者專在意也漂流江湖未
能赴救以爲慙負有銀伍兩與少游齋僧乞轉與
處素也

又

承中間郡君服藥疾勢不輕且喜安復侍次致懇
千萬寬中保衛為請

與孫叔靜三首

辱手教具審尊體佳勝甚慰馳仰拙疾亦漸平矣
明日當出詣見燒羊蒙珍惠下逮童孺矣

又

累歲闊別不意相逢海上握手一笑豈偶然哉亟
辱專使教筆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王局之除
已有訓詞似不忘也得免湖外之行餘生厚幸至
英當

求人至永請告勅遂度嶺過贛歸陽羨或歸潁昌
老兄弟相守過此生矣乍遠萬萬為國自重

又

久留治下辱眷待之厚既過重矣而愛念之意拳
拳不已更勤從者遠至金剝自惟衰朽何以獲此
比來數日思渴不已長至俯爾不克展慶此心南
驚矣令子煩遠餞不及別狀惟侍外珍愛

與朱行中舍人六首

遠闊滋久向往徒勤比日履茲寒凝起居佳勝承
旌馭至已即欲走謁謹奉手啓上問區區

又
某謫居歲久未嘗冠幘比日又苦小廊不能巾裹
欲服帽請見先令咨稟如許乃敢前詣幸不深責

又

真陽一見大慰夙昔忽遽就別悵惘可知行役紛
紛且未有便尚稽馳問專使辱書且審下車以來
台候康健感慰兼集某蒙被如昨更五六日離韶
愈遠左右伏冀為國自重

又

前蒙借示新詩久矣不見斯作也然世俗識真者

少獨唱誰和帳句謝民師公若不以位貌為間亦
庶幾於班斤郢斲也老拙百念灰寂獨一觴一詠
亦未能忘陋句數首錄寄以為一笑手啓上謝特
知照不深責也

又

某再拜般家人蒙輟借行計遂辦非眷念特達何
以及此言謝不盡悚息而已

又

近因還使上問必已聞達連再凝陰遠想台候康
勝某蒙庇粗遣已達虔州少留瀕水渡更半月行

東坡全集 卷之五十五
也南海靜治有足樂者想聞妙唱自南而北也後
會未期萬萬若時爲國自重

與歐陽晦夫

愁霖終日坐企談晤不審尊候佳否地獄變相已
跋其後可詳味之似有補於世者并字數紙納去
其所苦已平無憂聞少游惡耗兩日爲之食不下
然來卒說得滅裂未足全信非久唐簿必有書來
言旦夕話別次仁人之餽固當捧領但以離海南
修人爭致贍遺受之則若饕餮然所以一路俱不
受若至此獨拜寵賜則見罪者必衆謹令馳納千

萬恕察仍寢來耗幸甚幸甚

荅陳承務二首

傾盖一笑慰喜殊深奉違信宿懷想不已亟辱手
教且喜起居佳勝已到蒙里承丈丈借差人橋孤
旅獲濟感幸不可言愈遠萬萬若時自重

又

孤拙困踣言無足采足下獨悅之少年敏銳所存
如此實增欽歎然此事以臨利害不變爲難也

荅南華明老三首

衰病復還南華深欲一別祖師因見仁者遽辱專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五
使手書何慰如之即日履此薄寒法履佳勝且夕
離英但江路方欲寸進不即會見企望之極惟萬
萬爲衆自重

又

沉浪臭濁久矣道眼多可傾蓋如舊清游累日一
洗無餘幸甚幸甚專使惠手書具聞別後法體安
穩爲慰久留贛上待水猶更旬日南望山門馳神
杳靄更祈若時爲衆保練

又

某以促裝登舟冗甚作書極草草寵示四韻可謂

奇特聊荅四句想大笑也石刻已領感感潘生果
作墨否如成寄一丸伯固念親懷歸甚矣道話解
之

荅錢濟明二首

去歲海南得所寄異士大彤清中冊一丸即時服
之下田休休焉蓋數日後又得迨所賫來手書今
又領教誨及清詩數篇高妙絕俗想見謫居以來
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可慕可畏可歎可賀也及錄
示訓詞誨以所不及此曾子所謂愛人以德者敬
遵用不敢忘幸甚幸甚

又

已到虔州二月十間方離此此行決往常州居住
不知郡中有屋可得以典買者否如無可居即欲
往舒州真州皆可如聞常州東門外有裴氏宅出
賣虔十霍子侔大夫言告公令一幹事人與問當
若果可居爲問其直幾何度力所及即徑往議之
俟至金陵當別遣人咨稟也若遂此事與公杖履
往還樂此餘年踐哀詞中始願也張嘉父今安在
想日益不止塗中見秦少游奄忽爲天下惜此人
物哀痛至今聞魯直無咎輩皆起而公獨爲獮子

所齧尚棲遲田間聖王天縱幽部畢照公豈久廢
者惟萬萬寬中自厚

又

某忽又聞公有閨門之戚悲惋不已賢淑令人久
同憂患乍失內助哀毒何堪然人生此苦十人而
九結髮偕老殆無而僅有也惟深照痛遣勿留胞
次今子哀疚難堪惟當勉爲親庭節減摧慕本欲
作慰疏適旅中有少紛擾燈下倦怠不能及也千
萬恕察某若往常即自與公相聚若常不可居亦
須到潤與程德孺相見公若往駕一至金山又幸

也

荅蘇伯固三首

人至辱書承別後起居佳勝感慰深矣念親懷舊之心何時可以易此顧未有以爲計當且少安之神明知公心如此當自有感應非久見師是當謀之某留虔州已四十日雖得舟猶在贛外更五七日乃乘小舫往卽之勞費百端又到此長少卧病幸而皆愈僕卒死者六人可駭住處非舒則常老病唯退爲上策子由聞已歸至潁昌矣會合何日萬萬保齋

又

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卽覺此生不虛過如來書所論其他何足道三復誨語欽誦不已寄惠鍾乳及檀香大濟要用乳已足剩不煩更寄也感愧之至江晦叔已到霍子侔往大和聽命三兒子皆促裝登舟未暇上狀春暉亭記亦以忙未暇作少問當爲作也令子疾知減退可喜可喜

又

計龍舒爲多大盆如命取去爲暑中浮瓜沉李之一快也論語說得暇當錄呈源脩二老行當見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五 十一
之并道所諭也到虔州日往諸刹遊覽始見中原
氣象泰然不肉而肥矣何時得與公久聚盡發所
蘊相分付耶龍舒聞有一官庄可買已託人問之
若遂則一生足食杜門矣燈下倦書不盡所懷

與錢志仲三首

兩日不見渴仰兼懷竊惟起居住勝昨日水東尋
幽訪古頗有所得恐欲知之藥方已領感感

又

流落晚塗始獲瞻奉顧遇之重有過平生幸甚幸
甚別來伏惟起居佳勝漲水遂失贛險不覺到吉

皆德庇所及其餘未易一一道謝也自遠後會未
期豈免悵戀

又

某去此不復滯留至安居處當縷細馳問不敢外
輒用手啓恃深眷也烏絲當用寫道書一篇非久
納上惡詩不足錄也事簡客稀高堂清風有足樂
者想時復見念耶吉州幕柳致與之久故知其吏
幹過人不能和衆多獲嫌忌然其實無他也憔悴
將老矣念非大度盛德孰能收而用之試以衆難
必有可觀者藥有毒乃能已疾馬不蹄齧多拙於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五
行惟深念才難勿責全也若公遂成就之此子極
有可採必為門下用特明照僭言死罪死罪

與劉器之

志仲本以烏絲欄求某錄雜詩耳某自出意欲與
寫廣成子解篇舟中熱倦遂忘之然此意終在也
今豈可食言哉病不能作志仲書乞封此紙去

與寇君

經宿雨涼起居住勝昨辱迂顧稍聞餘論退想忠
愍之英烈有槩丘中衰病不出無緣上謁少選解
去惟萬萬自重

與人二首

遠枉書教存問甚厚兼密比來起居住勝慰感兼
集寄示石刻仰佩至意一時會合少發所懷臨書
但有慨難

又

某日望歸蜀耳終當過岐雍間徜徉少留以償宿
昔之意君自名臣子才華漸著豈復久浮沉里中
宜及今為樂異時一為世故所縻求此閑適豈可
復得耶偶記舊與彭年一詩讀之蓋淚下也斯人
有才而病廢故常多感慨可念可念聊復錄此奉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五
呈想亦爲之惘然也

與宋漢傑二首

某初仕卽佐先公蒙顧遇之厚何時可忘流落關
遠不聞昆仲息耗每以惋歎辱書累幅話及疇昔
良復慨然三十餘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彫喪略
盡僕亦僅能生還人世一大夢俛仰百變無足怪
者唐輔令兄今復何在未及奉書因信略道區區
某只候水來卽行矣餘留面盡

又

前日裁謝草略重煩問訊眷意愈厚感愧不已仍

審起居佳勝寵賜新詩詞格甚美伏讀慰喜但恨
衰晚無以當此嘉貺也

與胡卽仁脩三首

某慰疏言不意變故奄罹艱疚伏惟孝誠深篤追
慕痛裂荼毒難堪柰何柰何比日攀號愈遠摧毀
何及伏惟順變從禮以全純孝某未獲躬詣靈幃
臨書哽噎謹奉慰疏不次

又

某得彭城書知太夫人捐館聞問哀痛不已行後
無便未果奉疏人至忽辱手書伏審攀慕之餘孝

履粗遣至慰至慰其本欲居常得舍弟書促歸許
下甚力今已決計泝汴至陳留陸行歸許矣旦夕
到儀真暫留令邁一到常可以款見矣

又

小二娘知持服不易且得無恙伯翁一行甚安健
得翁翁二月書及三月內許州相識書皆言一宅
康安亦得九郎書書字極長進今已到太平州相
次須一到潤州金山寺但無由至常州看小二娘
有所幹所關一一早道來萬萬自愛

與外生柳閱

展如外生人來得書知奉太夫人康寧新婦外孫
各無恙比歸萬里無足言者獨不見我令妹賢妹
夫此心如割介夫何負亦早世念之痛不去心數
年豈賢雋厄會耶相見當一慟以無之茲不一一

與人二首

嶺海闊絕不謂生還復得瞻奉慰幸之極比日履
此秋涼起居佳福少選到岸卽遂伏謁

又

某疲病加乏使令輒用手啓通問恃公雅度闊略
細謹耳然亦皇恐不可言也

荅虔人王正彥先生

辱教承起居住勝沐饋遺重增感灼茗布領抹皆
珍物已捧領訖今日與家人輩遊東禪及景德如
相訪就彼亦可

與程德孺還使三首

近蒙專使至虔遠致時服寢衣之餽尋附啓布謝
必達北日起居住勝眷愛各康健某候水過贛今
方達南康軍約程四月末間到真州當遣兒子邁
往宜興取行李某當泊船瓜洲以待之不知德孺
可因巡按至常潤相約同遊金山否患難之餘老

兄弟復一相聚曠世竒事也可不略喻及餘萬萬
自重

又

某此行本欲居淮浙間近得子由書苦勸來潁昌
相聚不忍違之已決從此計泝汴至陳留出陸也
今有一狀于漕司一坐船乞早爲差下令且在常
州岸下候邁到彼乘來切望留意早早得之免滯
留爲幸懿叔必常得信令子新先輩必已赴任未
及書因家信道區區

又

告爲買杭州程奕筆百枝及越州紙二千幅當使
及展手者各半不罪不罪正輔知已到京非久上
狀次乞因信致懷

荅清涼長老

昨辱佳頌見貺足爲衰朽之光未緣面謝

荅錢濟明三首

人來領手教及二詩乃信北歸災退併獲此佳寵
幸甚幸甚又知詩人窮而後工然詩語朗練無衰
氣如季札者聽亦有以知君之晚節也北日起居
佳勝某此去不住滯然風水難必期公閑居難以

遠涉須某到真遣人奉約與德孺同來金山迺幸
也所懷未易盡言併俟面陳唯萬萬自重

又

某得來書乃知廖明略復官參廖落髮張嘉父春
秋博士皆一時慶幸獨吾濟明尚未何也想必
旦夕因見參廖復服恨定慧欽老早化然被視世
夢幻安以復爲兒子迨道其化於壽州時甚奇特
想必聞其詳乃知小人能害其衣服爾至於其不
可壞者乃當緣厄而愈勝爾舊有詩八首寄之已
寫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燔之蓋亦知其必厄於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五
此等也今錄呈濟明可爲寫放舊居掛劔徐君之墓也欽詩乃極佳尋本未獲有法嗣否當載之其語錄中契順又不知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劍皆可笑也

又

居常之計本久定矣爲子由書來苦勸歸許以此胃中殊未定待面議決之所示孫君宅子甚感其厚意且爲多謝上元令姪行見之矣王范二君處皆當力言也劉道人若能同濟明來會深所望未敢奉書且爲致此意

谷廖明略二首

遠去左右俯仰十年相與更此百罹非復人事置之勿污筆墨可也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子者何辜獨先朝露吾儕皆可慶寧復戚戚於既往哉公議皎然榮辱竟安在其餘夢幻去來何啻蚊虻之過目前也矧公才學過人遠甚雖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節功名直恐不免爾老朽欲屏歸田里猶或得見蜂蟻之微尋以變滅終不足道區區仰念有以廣公之意者切欲啓事上谷冗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又

衰陋之甚惟有歸田杜門面壁更無餘事示諭極
過當讀之悚汗毗陵異政謠訟藹然至今不忘爲
民除穢以至蠶尾吳越戶知之此非特兒子能言
也聖主明如日月行遂展慶衆論如此目昏不能
多書悚忤不已

荅孔毅夫二首

久不通問計識其無它北歸所過皆公之舊迹或
見清詩以增感歎忽辱手書及子由家訊窮塗一
笑豈易得哉比日起居佳安眷聚各康寧仙舟想

非久到闕某當老江淮間矣會合未則萬萬自重
又

中間常父傾逝不能一奉慰疏但荒徼一慨而已
慚負至今承諭子由不甚覺老聞公亦慰然如昔
不肖雖瞤然亦無苦恙劉器之乃是鐵人但逝者
數子百身莫贖柰何江上微雨飲酒薄醉書不能
謹

荅蘇伯固

辱書勞問愈厚實增感槩兼審尊體佳勝今日到
金山寺下雖極艱澀然尚可寸進則且乘大舟以

便幼累必不可前則固不可辭小艇也餘生未知
所歸宿且一切信任乘流得坎行止非我也離英
州日已得玉局敕感恩之外實荷餘庇得來示又
知少游乃至如此其全軀得還非天幸而何但益
痛少游無窮已也同貶死去太半最可惜者范純
父及少游當爲天下惜之奈何奈何子由想已在
巴陵得宮觀指揮計便沿流還潁昌某行無緣追
及昨在途中風聞公下痢想安復矣

荅王幼安三首

索居八年未嘗一通問每以慚負屢得許下兒姪

書云北來親族或斷往來唯幼安昆仲待遇加厚
聞之感激人來辱書累幅陳義慨然如接古人語
信王謝風氣傳之有自也老病強荅不復成語不
罪不罪

又

某初欲就食宜興今得子由書苦勸歸潁昌已決
意從之矣舟已至廬山下不久當獲造謁未間冀
若時保蓄

又

蒙示諭過重雖愛念如此然憂患之餘未忘憂畏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五 十一 林三百四
朋友當思有以保全之者過實之譽願爲掩諱之
也許暫假大第幸甚幸甚非所敢望也得託庇偏
廡謹不敢薰污稍定居當求數畝荒隙結茅而老
焉若未即填溝壑及見伯仲功成而歸爲鄉里房
舍伏臘相勞問何樂如之餘非面莫究

荅胡道師

再過廬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栖賢
開先之勝殆忘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爾獨山中
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
數百里負笈相從秉燭相對恍若夢寐秋聲宿雲
了然在吾目中矣幸甚幸甚乍別遠枉專使手書
且審已還舊隱起居勝常明日解舟愈遠萬萬以
時自重

與李公擇

逆風數日爲左右滯留而孤旅蒙幸多矣但以久
別得一見風度亦不復以別去爲戚也比日伏惟
起居住勝小舟汎汎風浪聲中此懷又費照遣矣
古鐵納上餘萬萬善愛

與黃師是三首

比歸江淮間蒙四遣人墜教且致家信非眷念特

深何以及此比日履茲畏暑起居清勝少御之除
未滿公論但朝廷正欲君子在內耳行別展慶未
間萬萬若時自重

又

子厚得雷問之驚歎彌日海康地雖遠無瘴癘舍
弟居之一年甚安穩望以此開譬太夫人也

又

人來兩捧教賜具審起居康勝仲子之戚惟當日
遠日忘想痛割腸何所及中年以爲命涕能令目
闇此最可惜用鄙言慎勿出一滴也兒子之愛雖

深比之自愛其目豈不有間幸深念之餘惟萬萬
爲國自重

與子由二首

子由弟得黃師是遣人賫來四月二十二日書喜
知近日安勝兄在真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居
幾變矣遭值如此可歎可笑兄已決計從弟之言
向居穎昌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孺過金山住會之
井一二親故皆在坐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穎
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報大抵相忌安排攻
擊者北行漸近決不靜爾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

東坡全集 卷之六十五 十三
一孫家宅極佳浙人相喜決不失所也更留真十
數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
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亦不知天果於
兄弟終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
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疊
一兩月方遣邁去注官迫去般家過則不離左右
也葬地弟請一面果決八郎婦可用吾無不用也
更破十緡買地何如留作葬事千萬莫徇俗也林
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獲幾何遺恨無窮哀
哉兄萬有一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

迨過閉戶治田養性而已千萬勿相念今託師是
致此書

又

程德孺言弟令出銀二百星見借兄度手下尚未
湏如此已辭之矣德孺兄弟意極佳感他感他數
日熱甚舟中揮汗寫此不及作諸姪書且伸意夫
人晚年且更慎獲勿令小有疾副子孫意五郎婦
更與照管慰安之便令五郎般挈也八郎續親極
好但吾儕難自言可託人與說今師是已除太僕
少恐遂北行兄不能見又恐來省毋蘇州若見當

東坡全集 卷之六十五 十四
令探其意也少留真欲緝房緡今整齊也五娘七娘近皆得書與孫皆安胡郎亦有書來甚安行見之矣

與馮祖仁三首

昨日奉辭瞻戀殊甚且來孝履佳否先什輒已題跋鶴鹿馬三軸迫行不暇題謹同納上祖仁方在疾更不煩遠出昨所云金山之行可罷也乍遠保重

又

辱回教及蒙以巖硯法醕嘉蔬珍果等爲餉已捧

領訖顧無以當之適苦嗽昏倦裁謝草草

又

辱牋教累幅文義粲然禮意兼重非老朽所敢當藏之中笥以爲光寵幸甚幸甚比日孝履何如到韶累日疲於人事又苦河魚之疾少留調理乃行益遠愈增瞻繫也歲莫惟更節哀自重

與郭功甫二首

昨辱寵臨久不聞語殊出意表蓋所謂得未嘗有也經宿起居住佳勝閑居致厚餽拜賜慙感只今上謁次一面足矣幸不置酒

某今日私忌未敢上謁辱詩和呈爲一笑青皮一
片不以餉公則無與嘗者矣

荅孔毅父

日至陽長仁者履之百順萃止病廢掩關負暄獨
坐醺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誨諭過重乏
人修寫迺以手簡爲謝悚息

荅畢先輩

適辱從者臨貺書教禮意兼重殆非不肖所堪書
詞高妙伏讀增歎病不能冠帶遂不果見愧悚無

地

與米元章九首

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獨念吾元章邁
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
見之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
者

又

兩日來疾有增無減雖遷闌外風氣稍清但虛乏
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
琅然誦之老夫卧聽之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

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
天下豈常如我輩賸賸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
勞我輩說也若欲與公談則實未能相當更後數
日耶

又

某昨日歸卧遂夜海外久無此熱殆不能堪椰子
厚所謂意象非中國人也宗相遂棄世當爲天下
惜也餘非面莫究

又

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卧耳承示太

皇草聖及謝帖皆不敢於病中草草題跋謹具馳
納俟小愈也河水污濁下流薰蒸益病今日當遷
往通濟亭泊雖不當遠去左右且就快風活水一
洗病滯稍健當奉談笑也

又

昨日詩發一笑耳慎勿刻石太師雄篇已領夾軸
且留下

又

數日不聞來音謂不我顧復渡江矣辱教即承起
居住勝感慰倍常匆匆布謝

又

某昨日啖冷過度夜暴下且復疲甚食黃耆粥甚
美卧閱四印竒古失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罷需
稍健或雨過條然時也印却納

又

某食則脹不食則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飽
蚊子耳不知今夕云何度示及古文幸甚謝帖未
敢輕跋欲書數句了無意思正坐老謬耳眠食皆
未佳無緣遂東當續拜簡

又

其一病幾不相見今日始覺有絲毫之減然未能
作書也

與錢濟明三首

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闌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
乃止憊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
清涼藥已今用人參麥門冬茯苓三味煮濃汁渴
即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
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矣楊評事與
一來亦佳到此諸親知所餉一無留者獨拜蒸作
之餉切望只此而已

又

家有黃筮畫龍拔起兩山門陰威凜然舊作郡時
以祈雨有應今夕具香燈試禱之濟明雖家居必
不廢閔雨意可來燔一炷香否

又

蒙示諭昨日所得過矣思無邪吾子自有老拙何
爲者神藥希代之寶理貫幽明未敢輕議少留諦
觀俟從者見臨乃面論也妙啜見分幸甚所問已
得其端通緩頰否不倦日烈見顧爲望

與徑山長老惟琳二首

卧病五十日日以增劇已頽然待盡矣兩日始微
有生意亦未可必也適睡覺忽見刺字驚歎久之
暑毒如此豈耆年者出山旅次時耶不審比來眠
食何如某扶行不過數步亦不能久坐老師能相
對卧談少頃卽告晚涼更一訪

又

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
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細故耳無足道者惟爲佛爲
法爲衆生自重

東坡全集第八十六卷

四蜀後學張養正校正

輯紹昌編刻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
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
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
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
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
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其昌而自居
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六
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
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
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
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
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
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
鑄山煮海象犀珠王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
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
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
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

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
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爲池
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
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具有功於
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石扶風脩
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大牢今錢氏功德始過於融
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
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
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
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

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
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
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
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
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
人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
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
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
控引島巒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王帶毬

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
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
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
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
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
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宸奎閣碑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
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
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於各相囿於因果以

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爲蠻夷下俚之
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
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
漱而戶外之履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
師傅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
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卽如如
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
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旣渡江少留于金山西
湖遂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
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

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
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留守杭州
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
吾師游最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
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而繪其像于
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皆緣名失
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
廣度僧尼崇侈寺廟于戈斧質未嘗有所私貸而
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
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六
賜以龍腦鉢孟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
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
璉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旣
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
節來朝以謹其藏

上清儲祥宮碑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
書其事于石臣軾拜手率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
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

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
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
下旣卽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
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
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
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
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
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
法籙符水爲民禳禳民趨歸之稍以其力脩復祠
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

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勅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

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一
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
祀下至於丹藥竒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
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
也方士之言末也脩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
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
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
言以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爲政天下歌
之曰蕭何爲法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
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
清心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

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
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
兵故不戰而勝虚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
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旣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
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官上以終先帝未究
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
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荅神祇來格祝史無
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
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旣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
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

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
獻銘曰立不然而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作上
清儲祥之官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
上下何脩何管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
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
而瘠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官于柱人初不
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
新官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
右耆耆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為祥文母所培

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簏用以銘
詩震于四海

昭靈侯廟碑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于潁上縣仁
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為宣城令以才
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氏
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
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
龍也蓼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
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一
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
所過爲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者投于合淝之西
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化爲龍而石氏葬關洲
公之兄爲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
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潁間父老之
口載于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潁
人世祠之于焦氏臺乾寧中刺史王敬堯始大其
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
築祠于蔡旣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爲記其事蓋
自淮南至于蔡許陳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

大大張秉奉詔益新潁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
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
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
于池而近歲有得蛻骨于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
常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
左朝奉郎蘇軾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
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
維古至人冷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
仁仁故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爲終相彼幻身何適
不通地行爲人天飛爲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淮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一
九
頽之間篤生張公跨歷隋唐顯于有宋上帝寵之
先帝封之昭于一方萬靈宗之哀我頽民處瘠而
窮地傾東南潦水所鍾忽焉歸壑千里一空公居
其間拯溺吊凶救療疾癘驅攘螟蟲開闢柳揚孰
知其功坎坎擊鼓巫師老農斗酒隻鷄四簋其饒
度公之居貝闕珠宮揆公之食瓊醴王饗何以稱
之我愧于中公之所饗惟誠與恭誠在平格無傷
農工恭不在外洗濯厥曾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
有不然上帝之恫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
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
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
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
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
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
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
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
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
此理之常無足恠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一
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
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
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
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
非參天地闢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
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
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
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
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鏘李逢
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

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
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
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
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
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
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
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
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
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今日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
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暮年而廟成或曰公去

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
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
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
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
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
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
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
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
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

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
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吊英皇祝融先驅
海若藏約束蛟鱓知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
下招遣巫陽爨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
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峻靈王廟碑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王魯
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
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恍惚見上帝者得八
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六
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峰巉然若巨人冠幅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謂之山胳膊而偽漢之世封山神爲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于天艤舟其下斲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峰下夷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雷煥發酆城獄取寶劍佩之華終以忠遇

斲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冒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爲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軾以罪譴于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颶霧而得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多荔支黃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雹之變其銘曰

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
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爲帝守寶甚嚴恭庇廕嘉
穀歲屢豐小大逍遙遠鰕龍鷄鷓安栖不避風我
浮而西今復東銘碑曄然照無窮

伏波將軍廟碑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
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
秦雖稍通置吏旋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
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
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况南

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
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古今所
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
有若無杳杳一髮耳艤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
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
某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
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然自漢以來
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朱崖之棄捐之之
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
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一
樂蓋斑斑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人以徐聞
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其敢不
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遷海北往返皆順
風念無以荅神貺者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嶮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
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循民
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窮達常正忠生
爲人英沒愈雄神雖無言意我同

淮陰侯廟碑

應龍之所以爲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

則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
慘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銷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汗
節避世用晦志在鵠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
於漂母抱王霸之略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
蓋萬夫故忍耻跨下洎乎山鬼反壁天亡秦族遇
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
戰必勝攻必剋掃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
二十萬乞食受辱惡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
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
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一
噫自古英雄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堙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銘曰
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煙暮起宅臨舊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栢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上卽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自重耻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詣將

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旣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一
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

如家至而日見之間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歛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蹠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葬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充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

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况公平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

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

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避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未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卽位太皇太后攝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六
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
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
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
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
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
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
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
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
祔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
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

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
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
葬于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
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
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
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
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
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
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
親之異已則踈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

也而况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
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
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
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叙其所著書讀之
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
知之於旣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
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
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
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
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

射乃出勣爲疊州都督夫武唐太宗雖未足
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
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
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
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
旣書其事乃拜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
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
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
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

莫如我先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
度民曰樂哉旣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
時哉旣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
驚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
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
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
之功

趙清獻公神道碑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旣薨之二年其子岷除喪
來告于朝曰先臣旣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

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
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
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爲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
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
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
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
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
才行備具爲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
計從有不十年而爲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
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

而天子穆然無爲坐視其成功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杅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爲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爲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金掌內外制皆爲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叅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爲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旣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

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僞造印者更皆以爲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癱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瘦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爲孝第處士孫處爲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

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爲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爲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註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温成皇后方葬始命叅知政事劉

沆監護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爲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爲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吳克鞞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克真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克鞞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

黜而京亦奪脩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
職知軍克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許補
故闕先是呂秦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
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公卽上言
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
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
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去一時
名臣賴之以安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
恟懼及上旣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官
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睦歲

爲杭市羊公爲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
公爲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克梓州路轉運使未
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以酒
食相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
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窮城小邑
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
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
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鍊出入禁中公
言漢文成五利唐晉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宦官
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啟宋庠爲

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
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
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
上不省卽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
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
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旣至遇吏
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
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
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脩鹽法疎鑿瀨
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

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
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
載之至者旣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
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
爲度支副使英宗卽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
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
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
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柰
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卽往視之昌朝初
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

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
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
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
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
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
聚衆爲不法者其首旣死其爲從者宜特黥配及
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
其無它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爲首者餘皆
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諲除轉運使陞辭上面諭
曰趙某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卽位召知諫院

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
大臣爲言上曰用趙某爲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
之何傷及謝上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
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卽
上疏論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
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
其說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
卽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感激思奮
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
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爲主會王

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
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
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
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
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
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
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卽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
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
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爲惡公
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黨相帥遁去未

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
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
年成都以成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
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
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
公曰陛下有言卽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公乞
以便宜行事卽日辭去至蜀默爲經略而燕勞閑
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
公好論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
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

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劔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蠶聚境上肆爲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喻之曰人不可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繫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謹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饑民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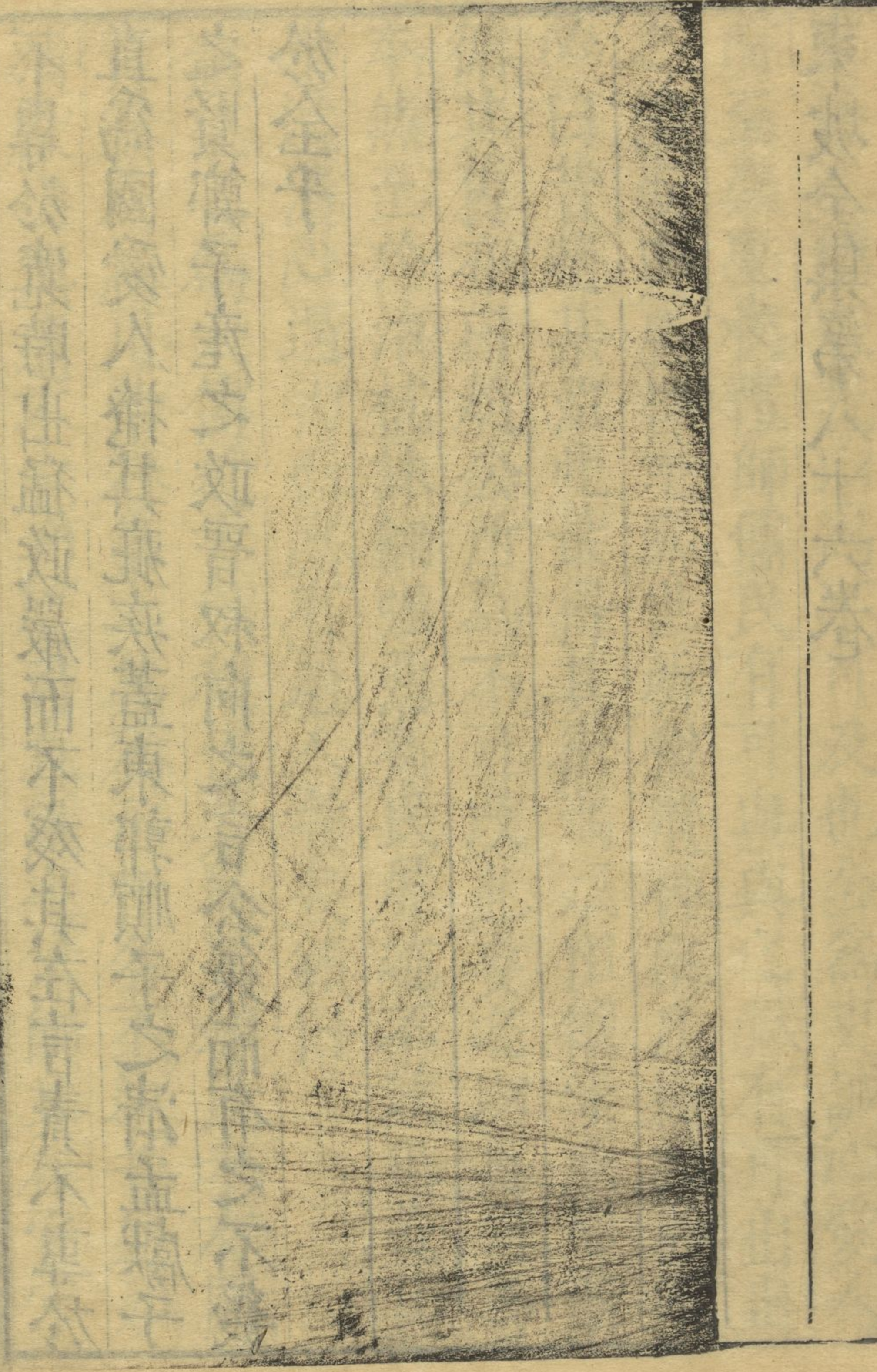
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旣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堙圯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爲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爲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

東坡全集 卷之六十一
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屺通判
温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榮之屺代還得見
上顧問公甚厚以屺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
屺復待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
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逆者
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
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
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公
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
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岍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卽屺

也今爲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
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
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棺給薪
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旣沒思報其德將遷
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爲人和易温
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
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爲養氣安心之術翛然有高
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屺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
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爲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
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六
真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公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

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未有聞黃霸爲潁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東坡全集第八十七卷

西蜀後學張養正校正

聶紹昌編刻

富鄭公神道碑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

諸道兵火會行在虜既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
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
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
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爲遂詔諸
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
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
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
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
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
符來聘兵旣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皇

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
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群臣皆莫敢
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卽入對便殿叩
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動色乃以公
爲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
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
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
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
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
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

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凡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旣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

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旣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

皆脩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也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

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旣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旣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旣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七
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自古亦有之公曰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遣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爲獻納公奏曰臣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

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一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卽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

淹謂公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
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
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
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
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
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
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
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
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
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也平時猶不當

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
氣召還爲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
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
食而已執政以爲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爲朝
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深悔
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
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
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鈐轄盧
守勲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
元孫戰死而雍守勲歸罪於通判計章用都監李

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同上獄不可不竟時守懃男昭序爲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贊爲陝西都總管又以

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都鈐轄公言用守贊旣爲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懃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爲同州鄭守忠爲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爲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脩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爲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

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辯又言邊事系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叅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乞山各稱僞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

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脩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卽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一
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
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
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
歲幣非臣本志也待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
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曆三年三月遂命
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
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旣通好
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
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長狄輕侮中原之
耻坐薪嘗膽不忘脩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

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群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
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
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
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公
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
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群臣皆得其實曰
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爲過公旣以社稷
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
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
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二人更

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
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
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
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
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
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
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
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
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旣至
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

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近上問公曰虜得無
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
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虞我出鎮
定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爲
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
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
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
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爲是
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公曰虜雖不
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

虜若入寇臣爲罔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旣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

居者皆給其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卽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一
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
周至天下傳以爲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
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
張握等得劔印于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
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
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卽
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
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
懇詞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
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

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略安
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
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
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語脩
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
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仁宗弗豫
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
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爲名乞留宿內殿
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
書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公之爲相守格法行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七
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調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爲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卽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祈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

授人仁宗卽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有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卽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卽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具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一 十三
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
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
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
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
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
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
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雜
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
然者群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群臣
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

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
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卽日而雨公又
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荅詔曰
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
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
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
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群臣不以同
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
公曰陛下卽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
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一
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老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今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

擇利進退以金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叅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諸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爲閣門祗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一 十五
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
聞訃震悼爲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
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
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
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
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十月卒曰紹隆光祿寺
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
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
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
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

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
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
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
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
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
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
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
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
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干
跂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

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爲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鼎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爲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廷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爲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

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夫心則天昇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爲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

而向之辭免者自耻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
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爲慶曆聖德詩天下傳誦則
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
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爲相及英宗神宗之世
公已老矣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
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
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
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寵及
其子孫然後小人不致復議雍容進退卒爲宗臣
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旣配

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五代八姓
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爲嬉以殺爲
儼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宗畀爾
鑪錘徃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
殘我民六聖受命惟一其心敕其後人帝命是承
勿劓刖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
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菜公尺箒
笞之旣服旣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
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禊始盟契丹公生是歲
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鴈降克其

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啟其衷北至
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荐饑散
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
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惟正相我三
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
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趙康靖公神道碑

代張文
定公作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
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爲能兵以不用爲功財以
不聚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雖有絕人之材而

德不至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
以來至于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
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爲常德是以四方又
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
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
曰師貞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
知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
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
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七
謂丈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介臣者公諱
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
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妣劉
氏楚國太夫人祖惠宋州楚丘令贈太師中書令
無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
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無尚書令魯國公妣
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
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黃
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
自以爲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醵黃金以

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
丞通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
家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
公爲進士時鄧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
子餘慶所爲多不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賊敗及
公爲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堂賦者三十餘
人歲饑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漣
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
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爲開封府推官奏事殿
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爲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

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與者挾持郡事肆爲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充者與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有變公笑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卽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賊且奏徙與歙州一郡股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爲民患公建爲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爲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恃堤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

寺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敕縣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誥奪官罷歸起監密州酒徒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爲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犬牙不入境召脩起居注朝廷欲用脩王牒久之除歐陽脩起居注朝廷欲驟用脩而難於躡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爲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勾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

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許之後遂以爲例改知審官院判秘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使親宰相謂公曰旦夕爲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爲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會獵于興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王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

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言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叅爲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爲諫官爭之曰叅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言陛下始面諭申錫母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保吉引剩員董吉燒銀禁中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

出茂實知曹州拜叅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仁宗始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爲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爲皇太子從之英宗卽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爭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

日志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每辭以老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辭不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改解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其年月日葬于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于鄆州子榮緒殿中丞敦緒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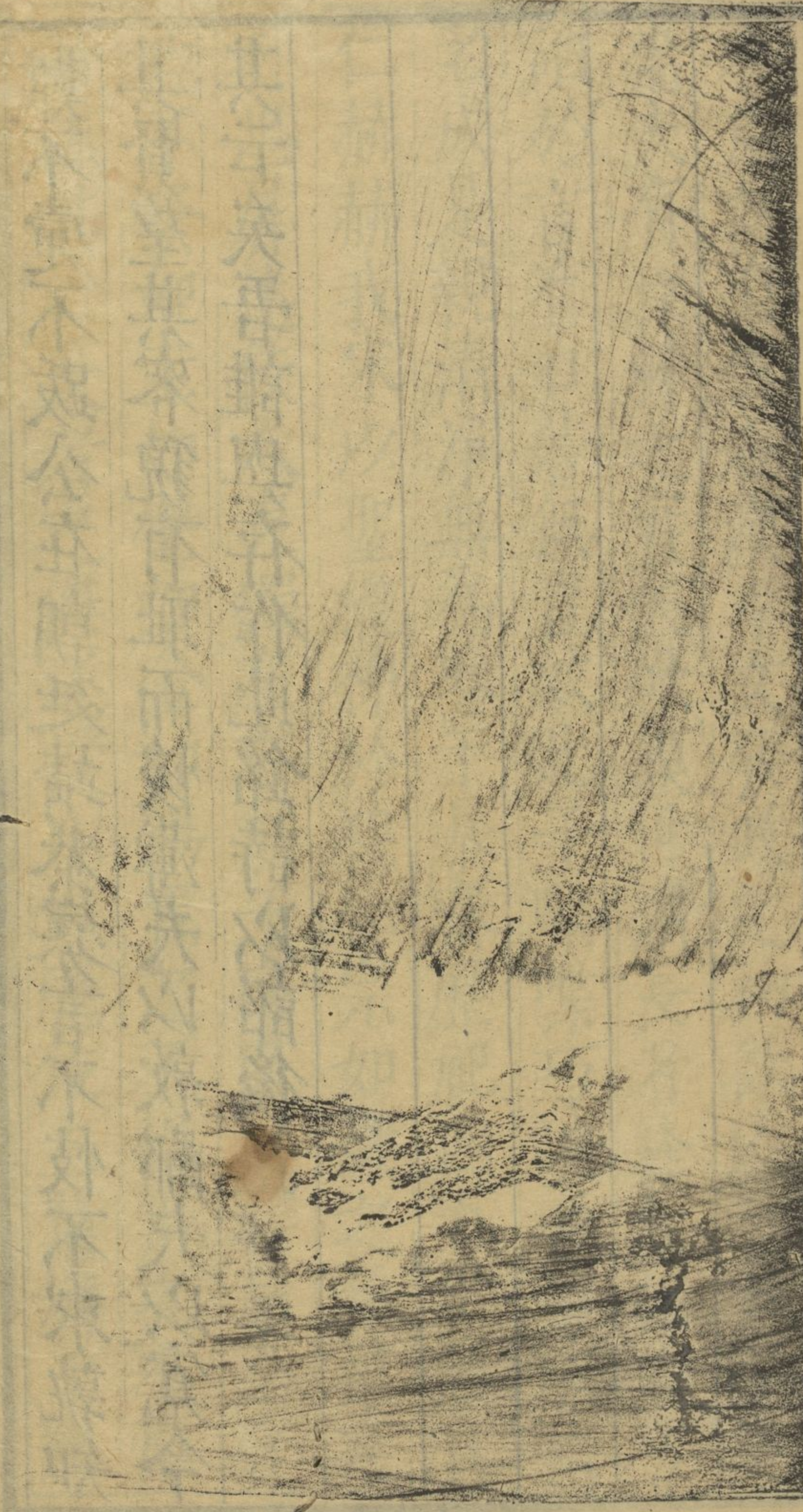
東坡全集 卷之八十一
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
長適光祿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
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真宣德郎嗣賢試校書郎
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韓太廟齋郎餘未名公爲
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
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
於至誠非勉強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
德之徒云始歐陽脩躡公爲知制誥人意公不能
平及脩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爲言公獨抗章言脩
無罪爲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爲仇人

報怨上感悟脩以故得全公旣老脩亦退居汝南
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爲進奏院
以群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
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誥以賊敗竄海上公
坐貶累年而憐誥終不衰間使人至海上勞問賙
給之代馮浩爲鄆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
萬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
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爲大略如此至於敦尚
義舊葬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爲里人少相
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以

墓碑爲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
利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
嗇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
訥於言有口若無豈效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
老成是親清淨無爲鑒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
仁赫赫我宋以聖繼神於穆仁宗如歲之春招延
朴忠屏遠佞人豈獨左右刑于庶民維時趙公含
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愠用之不憚
帝識其心長者之傑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于艱

難不寔不跋公在朝廷靖恭寡言不忮不求孰知
其賢望其容貌有耻而悛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
其二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其子矣吾斯也存
其骨室其容既存而
不虛之不起公亦時
受教於家全書不外
不來

